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三

明 楊士竒等 撰

經國

宋欽宗靖康初歐陽徹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髙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

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竊知陛下盛德盈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軌天下忠臣義士能以骨骾之言上干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廷臣之本意非有他望實欲奮身報國願效馬革裹尸以立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保位持禄輩聞風而慙汗適丁遞角不通州府未許發奏臣於是退處遂

旅棲遲無憀自恨胷中雖有忠誼之氣抑鬱而不逹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於斧鉞之下臣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蠧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再撰一書乞併為奏逹臣言狂直然皆當世切要仍得於輿議非恃一己之私見伏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則天下風俗尚可追復祖宗之時儻或以臣為無補於世則臣甘心就誅戮第恐天

下衰敗而不復振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也

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剛不牽制於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覩陛下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姦臣不輕爵禄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則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倫擬覩其初即位慨然睿斷選用

忠良志平僭叛悉誅六賊以謝天下則太平之治似可
指日而待豈意金人復爾猖獗使黎元被害國本動揺
辱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賊
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既而朝臣擅權言路復塞忠言嘉
謨不聞于上故朔方初寧恬不爲備既失信於敵人知
其必爲患於中國而不能爲防禦之術宜乎兵端四起
茫然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後時矣陛下若欲
大有爲於天下以成中興之業則當效漢武帝以雄才

大畧自任疇咨海内舉其俊茂共圖治功又當效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今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雖可以為天下先然服三浣之衣不能却百萬之衆可為持盈守成之君非興衰撥亂之主臣願陛下以古為鑑乾剛果斷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庶使祖宗社稷不危於敵人之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責任大臣

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下逮開元之間明皇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亦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則將大有為之君必委任股肱之臣然後能圖回天下之治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重而委之不專故腹心之寄耳目之託易於動揺難以成功讒言一投其隙雖社稷之臣亦忘大功而摘小過則天下失望而國威不立矣臣愚欲乞陛下選用近侍必精鑑

而博採之知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委之阿衡而無疑若高宗之於傅說擢之版築而無間言必從諫必聽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使風化行乎萬里之遠則臣將見帝堯在上夔龍為相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黜人材皆不取天下之公議用之不過

酬私恩讎之不過快私忿非所謂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罰不以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革絶此弊凡大臣有所升黜必詢于臺諫之臣決其可否宰相曰可臺諫曰不可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可然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下之公議則忠言日聞于朝民情不屈於下矣昔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受賞以寵加綱

紀於是大壞可不戒哉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又聞黄霸之材長於治郡及其為丞相則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裴頠拙於用長勗工於用短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德而定位量能而授職甚若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者司視聵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遺其所長矧夫欲任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竊聞耿南仲特能作章句儒貫綜墳典為書癡經醉而已至於臨機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

識不足與有斷其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足採必不能度長慮遠以立大功其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臣聞其妒賢嫉能懼人之軋己則己非社稷之臣者也陛下不忘其師傅之恩則富貴之可也眷予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國家之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迪王耳目而已無以儲宫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真社稷臣也藉師傅之恩而歷位將

相親昵無間及其謀泄隙開譏邪遇之尚為石顯所譖竟飲鴆自殺況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位羣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以害之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者社稷之衛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而制千里之難在古固有之方今朝廷之上亦不乏其人陛下尤不可輕用慮失生民之望也

觀夫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聶昌多秉帷幄之權則二人者元勲碩德文武兼備使常叅廟堂之機必能使遠人畏威而銷伏然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金人視之不啻讐敵觀其用心亦不過欲與民共休戚與國同榮辱而已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小過而謫之散籍昌以奉使而寘之北庭是快金人私忿也是墮金人計

中也臣恐鄰國得以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退孔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遽至於是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為國家惜此人故也臣願陛下過此以往無輕用大臣方今濟濟多士百僚師師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謀之多

堪任遣使者何苦以聶昌爲此行哉尤爲陛下惜也昔
裴度逢時艱危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
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縮喪氣憚度之威稜時有
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
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是出入中
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爲國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將相無
賢不肖皆推度爲首臣謂若昌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
出處繫國之安危則敵人聞風而慴服陛下當引置帷

幄使諷議左右震威華夷以定中國可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為行軍總管軍政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閲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乗水傅壘是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臣以是三軍之出能掩其不備則萬全之策臣聞金人懼暖必退師而請和臣願於此時乗其有怠心借

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往見彼主而議和親
臣必能口伐敵人使之弛廢而不爲倚伏顧朝廷簡卒
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復滅之必得所欲無謂肅
王爲質張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
亂無謂臣布韋之賤不能立此功昔毛遂以三寸之舌
强於百萬之師定從於楚而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
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臣狂
計必能却外侮而安中國則臣與邦昌固不惜一死以

報國恩雖肅王亦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嚘者易處默默者可防故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一葉不伐將尋斧柯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提也塞其穴則無水難丈人之謹火也塗其隙則無火患皆貴其防之微而杜之漸也古語又曰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儲者無卿相之

位則計識知之而弗敢決行者百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譴而羈留四方然實為大患也臣聞比者金人入寇童貫麾下當時勝捷兵及乘勢作亂者數矣此亦將帥非人不能撫御使之懷畏故至此禍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為亂之招也蓋六賊門人碁布星列於天下者皆強藩悍將懷私恩而視國為仇敵者有之幸災樂禍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內應而與敵同謀者有之甚者陰懷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

起以刷乃祖乃父之恥者有之嗚呼當時六賊黨與之爵禄者皆國家之賜予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惜若不正典刑以行誅戮則國勢存亡未可保也臣愚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子孫悉與殲滅仍乞籍記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許典名藩掌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章如前日蔡

州之倅帶蕃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滅族以絶後患臣觀頃者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嘗與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攄并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欵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攄深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攄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况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于市庶使姦

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而人莫敢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用之不過處之工部而已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陛下擢之近侍以賞其直庶使朝廷忠誼之臣肯抗章觸切指摘權臣之失也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皆能圖患於未然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彼必熟思審察然後敢聞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也臣願陛下每覧奏章曲加省察無以臺諫之言為輕也臣竊聞聶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知其必致大亂上皇不加睿斷便行竄謫及御制鳴鑾堂記反指昌為小人意其離間君臣之義既而京罪惡暴露窺伺神器動揺國本上皇悔寤擢昌於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言竄謫京於散

地委昌以樞要之職使振領綱紀勵精威訓嚴敕邊備廣募熊羆之士以振虎賁之旅則國必不辱於敵人矣臣言輕不足以取信於陛下然臣所乞殲夷六賊之後及乞誅蔡氏死黨林攄余深輩者蓋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彥蔡京童貫朱勔當時勢傾天下陰結黨與誓生死不相背負不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既有異謀則朝廷不能無患陛下為社稷計為生民憂則螻蟻輩何足惜若不速於誅戮則朝臣萬一掣肘誰肯為

陛下奮身者耶誰肯赤心以圖國家之大事耶臣所謂默默者可防正指此也又所謂欲斷不斷反受其亂亦指此也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無猶豫而不決無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達天聽必有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而為之掩覆者棄短取長而為之引援者陛下亦必狐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臣知此而必欲獻其說者忠誼之氣不可遏也陛下能用臣計悉與殲滅則祖宗有

靈而社稷有福為大臣誤不用臣言則臣恐他日禍起陛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种師道勸滅金人餘黨而不從其計矣機不可失願陛下裁之觀夫蝮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有天下宜取法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也臣又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天子耳目之官其實欲革貪暴而進明良去姦雄而取忠義奈何擢用非人比年以來姦贓狼籍自不廉潔者每每有之凡所按臨

因緣為姦賄賂公行以曲為直徒有舉察之名適滋擾攘之患甚至其所舉京削闕陞之職朝廷法意本欲選用賢能分職率屬聯事合治良法美意非不善也奈何積弊既久習以成風或以賂進或以勢取挾親姻者有之泓恩倖者有之故其所舉多不稱職真賢實能反沉沒下僚不與叙録臣愚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宰相不得自專臺諫之臣許辯論其當否必得剛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則天下無患乎不平也應監司受職之日顧陛

下召而面遣丁寧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效死以報國矣仍乞立法禁絶其出按州縣無以頃時受官吏裒聚金銀出界迎接先次交與謂之常例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行賞罰令審實其才能因其所長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繆舉之罪而不恕如是則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以公議取人而濫舉狀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詩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古之賢君其用人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真故為

人所保為人所保故帝祚綿遠也今陛下選舉之法非不善臣輙以為不公奉行者非其人也陛下若能大明賞罰以懲斯弊則天下幸甚今監司徒知舉官而已未聞某人因某罪而黜之縱有因而發擿者不過交結權貴致一言之助則又復遷緩而不行故使州縣之官不遵箴誡肆意貪暴恬不知恥者為其無黜責之罪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嚴勅諸路監司歲限發擿部下姦贓者幾負仍要事跡暴白僉議允當然後許奏若因讐隙而

擠陷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以一人為觀察使歲令兩行廵察監司守令有受賄挾私而舉官者有姦贓罔民而枉法者有濫濁而不修身檢者有怠惰而不勤王事者悉令察奏朝廷嚴行竄謫應民有大屈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遞以聞仍禁約使臣所歴州縣除飲食之外不許受燕不許買物不許私謁如違禁令反挾勢而殘民若頃時廉訪之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許監司糾察申奏亦當

黜謫仍乞諸路歳換一人慮其久則姦生詐起有功而無過者别與旌賞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礪行靳自標榜以拔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聲貪饕不靡賊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闕即尋部下富商巨賈預貸金以為費俟到任而償者有之養俠客於門以訓義方為名陰令搜求賄賂於外者有之故或下車未逾數月収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

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繼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飲力憊而不能肆情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故民有屈抑無所從訴或本欲訴冤反受罪責者多矣良民士子周身術淺不幸罹於憲網仇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下石傾擠或陰殺于獄或以枉為直者比比皆是東南之民痛入骨髓造怨無窮者良由守令不得其人也嗚呼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日邊圉之禍未必不原於此以臣觀之守令雖

多求其能盡忠竭節宣布詔令求民之瘼以聞於上推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縣之治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知民事之艱難守令之弊必稔聞而熟講之自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姦贓殆有過於頃時此亦陛下不能明於聽斷以發擿伏姦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勵精為治躬覽萬幾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之官有姦贓汙辱之甚者考覈其實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謂懲

一以戒百者此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不以資格必審實其才能長於作邑者然後授之痛懲銓選受賂之弊蓋比年吏部注差無非賄賂其原既不清則其流必濁矣仍許臺閣之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則令尹無患乎乏人矣應拜刺史則許臺閣連章薦擢亦不論資格第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以表率一州而已仍乞陛下每授千里之寄必名見試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者罷之則太守可

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臣愚又欲乞陛下審察應太守功勤既著治聲卓偉者宜加旌賞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以封侯公卿有闕則擢而用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行之固有素矣觀夫第五倫擢自蜀郡而為司空虞延自南陽太守入而為太尉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

守入而為三公者有之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而
為大司農召信臣守河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於
九卿韓稜守南陽政號嚴平入而為太僕則郡守入而
為九卿者有之陛下舉而用之其策豈不良哉縣既得
人則貳邑之佐無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貳郡之
倅無患乎不明也郡縣之治可跬而待矣此臣所欲言
者九也臣竊觀入仕之源太濁故天下冗官散職紛紛
藉藉蠹國賊民莫此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以復

祖宗之治則當惜名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禄以賞有功鬻爵則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至於流外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長久之策何苦而不罷耶今夫姦胥猾吏舞文玩法竊弄威權欺逼良民當其平居運謀籌筭不過欲枉尋直尺以窺財利而已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使涖官臨民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韋之士當妙年取高第則欲致君澤民立功名於當世故能自

重其威權然一有所溺尚且不惜名節而肆為不檢矧
夫桑榆晚景得薄禄小官其志豈有遠大之望哉不過
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而已志不出乎此則苟可以
趣利者無不為也故凡奏名之官歷任未久遽能致富
者不可勝數臣愚欲乞應奏名者例與文學之職以報
稽古之勤不許涖官以去其蠹民之害見在任者並放
罷及諸路官司有闕監司得授權局此尤不利於國家
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補官者或授差而

未交代者或世禄而閒居者延頸舉踵窺伺有闕則掃門未見望塵雅拜而乞憐者有之持金以賂監司而求者有之市書於權門而求者有之如是則所責已不貲矣設心措意宜如何哉非有志於為國而理民其實欲借勢而殘賊耳臣愚欲乞陛下嚴行止絶諸路權局應有官闕即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則許同僚兼管應見權局者並放罷則冗官可去仕路可清姦贓之風亦於焉熄矣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又覩比者屢

頒詔音停罷諸般科需此足見陛下矜憫編氓日淪凋瘵恩至渥也然近自軍興而安撫經制司每責辦於州縣勢亦不得不然故或以金銀或紬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竊見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按之又類責辦於上三等人戶胥吏追呼動以軍期急速為言甚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也借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溫裕之家則猶云可也其間困於供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去等第

者無慮三之一故方是時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晷限不遑也況科目既繁且源源而不絶計無所出遂至棄去屋廬逃亡離散可為流涕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去金人為甚遠敵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古語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類是也臣深究其弊皆縁產去而税存者多故也或居城邑則有產業售盡戸括税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歳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

排本法每三歲會人户于州俾共指證之曰今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增損之各不許過分焉奈何比年奉行之官徒懼减失和買課額於是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觀夫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矣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法意初不爾今一州萬一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虚存之人矣其或窶乏之輩直指一豪民而訟之則彼恃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與為敵過此以往又遲三歲矣三歲之

閒其科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雖均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蓄財隱實素無差役科細者乃恬不知憂使親見者不平之氣為之拂膺臣伏願陛下速降詔旨俾見今凡差役科需不得拘守舊籍可先勾集逐鄉坊五等人戶于縣使衆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貧者而籍之以備差科不限見存等次庶幾得其當而屈抑流遁之民將鳩類集族還土著矣待其推排之年有果可銷退

者即與降等不必須有承替之人雖減少舊額過分官吏無罪夫惟銷退無難則承受者亦不憚矣臣伏聞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言事多以利國為主而有害民者則畧而不卹臣獨以為非是大抵無利於國亦必未有害至於有害於民則非徒無利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横目黔首乃膏流節離號呼騰蹈矣為邦國何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失和買之為少也此臣所欲言

者十一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之事其言雖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於世然捜羅天下利病幾過半矣可以蔵朝廷之膏肓去國家之殘蠹以全活生靈也陛下若不從而不改則臣徒勞辭説耳徒費紙札耳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非不知忠言若鯁必犯天威罪不容誅然臣所以甘心而為此者誠恐朝廷之官持禄保位畏憚權臣而不敢言耳陛下若能用臣狂計以安天下則臣雖蒙市

朝誅戮亦所願也干瀆宸聰惶恐無地伏惟陛下矜憐之

徽又上書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當盡其忠有官守者當修其職臣布韋之賤身在畎畆無言責之辜無官守之責然惓惓不忘君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報國恩者臣竊見金人肆毒害及天下陛下壯顔垂涕頒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心正宜忠臣義士感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

以國家為念臣以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者未必能修職而效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其上干鈇鉞之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二十餘事實可以保邦御俗安邊禦戎一以按州府而適丁道塗之艱一欲投經制而慮有浮沉之失臣思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臣身寄萬里之外雖有忠義之氣鯁諤之節可以扶翼委靡之國勢可以撫綏愁歎之黎元然姦諛者忌

其進權貴者嫉其直則臣言何由聞於上哉孰若拂衣而別故鄉擔簦而干帝里併携二書投于闕下則朝進而莫達矣何苦規規求人之保奏哉臣於是贏糧重趼而來顧以所陳干瀆天聽臣思其間皆國家急務不可後時遂先投于安撫司乞爲速達朝廷伏願陛下俯加容察則天下幸甚然臣聞之昔者齊萬年反朝臣畏恐周處强直乃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立臣以是知王陽欲

為孝子則不能全於忠王尊欲為忠臣則必不終於孝臣幼失所怙老母垂白今既割慈忍愛擘臂而與母永訣則孝道毋復全矣臣若復忌憚權臣而不敢言人之所難則是釣虛名耳是猶畏死耳非推赤心以報國也不若披肝瀝膽思盡底藴敷奏利害而無隱情使陛下讀之感動則生民受賜不淺臣所以妄冒自前復敢以十事撰成此書上瀆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雖訐直似失臣子之理然法度可行而未行紀綱可罷而未罷

者臣悉陳之矣陛下若恕其狂直而少加詹斷則社稷可以復存生民可以全活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苦口而利於病者其斯之謂歟臣聞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惟太宗以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彥故能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玄宗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侈心一動窮天

下之欲不足為其樂溺所愛而忘可戒至於竄身失國

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怠於防微不終其身而變

生肘腋悲夫臣嘗即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未足以

為難惟終始不變所守至於持盈守成及兢兢業業日

慎一日者為尤難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

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減冗

官澄濫賞汰貪吏除民害脩舉法度蹝剔衆弊雖古先

哲王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人悔過而效順者實

以天人之心歸于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人復爾深入踐蹂侵侮無所不至於是天下惶恐莫知所自無乃積弊既久邊隙創開而難於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意以此警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於此矣臣覩陛下流涕而祈于皇天哀詔而告于衆庶夜分不寐日惟蔬食則非不憂勤也非不恭儉也非不以生靈為念也金人尚爾者何耶臣遠方賤士妄意國家法度紀綱必有未當天意者政事

號令必有未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必有未聞于上者官吏貪暴必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警陛下使明鑑而熟察之不然何遽至於是耶臣願陛下奮乾剛果睿斷欽循明聖之徳曲盡憂勤之心飲食起居顛沛造次悉以天下為念法度廢而未修者舉之使宜於民政事久而已弊者革之使便於俗搜百姓之困苦而速降之鑑官吏之貪暴而亟誅之如天之運無所牽制庶使上當天意下合民情則勍敵無足慮而天下可從安矣臣

覩陛下即位以來立法頒詔非不善也奈何州縣之吏尚襲前弊不克奉行者多矣可不哀哉且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為節儉是則是傚皆得於觀感之間而已况其詔令頒告安得而不奉行耶且如陛下節儉之至誠可為天下先矣宜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於此今乃上自朝臣下及衆庶侈靡之風過於前日故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庶

人之家有犢二頃之田不足以充一女之聘者胥吏之衣僭於公卿倡優之飾擬於妃后騶從與士子無間伶人與良民混殽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聚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饑不寒可得乎饑寒既切於肌膚欲其不為姦邪可得乎亡等僭上之風凌弱暴寡之孽莫不基於此賈誼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孽妾以緣其履者復見於今日亦為陛下長太息者屢矣

昔楊綰素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廪分姻族造之者清譚終日而略不及名利欲干以私者必内愧止其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寛城南别墅觀堂第一即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閒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嗚呼綰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一旦輔政尚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莫敢僭侈矧夫植一人之本形於天下之風者實在於陛下今也恭儉

如此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則是欲使我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臣以是知為君者能盡君道如堯之所以治民為臣者反不能盡臣道若舜之所以事堯矣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有儉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陛下憂勤日加而無已恭儉有隆而無替庶使四方萬里日以變化而不見其迹則風俗無患乎不革也臣又乞還壓掃蕩之後明詔頒告天下宜以儉約為尚應

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倡優服飾費用乞委所司立為定制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並依違制論無似上皇時徒為虚文而不能必行則貴賤有别而混殽僭上者無有也蓋今日風俗委靡之甚若非繩之以法則不能丕變天下之奢侈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絶而復續者屢矣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闗外之寇未平而

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
于賊廷鋒鏑集于黄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内李晟渾瑊
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不失舊物至於昭
宗為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内無賢佐
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非其人徒以益亂故唐
之宗社遂不復振臣以是知國家顛危之際若得將相
以為内外之助則社稷尚可復保若將相乏人則雖有
欲治之君而無輔翼之臣寖成其亂遂至於不可支持

矣方念邊寇遽起欲危社稷殆有過於奉天之難乘輿雖未播遷然生民塗地禍患頻作幾不可救陛下憂勤軫念元元可謂至矣然臣竊意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臣何以知其然耶臣竊聞金人退師之時朝廷大臣有許其割三關租税之約以秋半為期當時可從從之不可則知其至期無報必為我患盡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不爾亦盡預為之防也反怡怡自如恬不為慮朝夕

敷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毀爭權怙勢辯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務當時孰若思患預防運籌決策掃蕩邉塵以振國威則無今日之禍矣逮其秋高馬肥金人復入乃始為備則不若用智於未奔沉之先臣即此知朝廷將相智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徒能脂韋苟簡旅進旅退以保爵位可以為太平之臣不知當務之為急也洎其變起不識所謂絺葦繪句者可施

於此耶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春秋侍讀者肯奮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知其必無有也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為戒以昭宗失人為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存矣陛下過此以往若能常以勵兵討賊為念無忘今日之恥無蹈覆車之轍搜羅俊彥延納虎臣兢兢業業無敢荒寧則天下豪傑皆為我用將相豈難其人哉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次將

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商湯聘之以為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為師漢用韓信而舉軍驚笑蜀用魏延而羣臣觖望陛下特求之未切爾禮之未厚耳無謂天下無其人也脫或今日朝廷之上有曹參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輩圖治於內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輩振威於外則敵人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而無虞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謫李綱於散

籍遣聶昌於北庭則知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所謂道者何孫武謂人和謂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黄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臣觀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者得道故也况方今天下之大四海之遠

生齒之衆反爲金人踐蹂侵侮不能頓刼者臣原其所
自來矣盖失夫人和之道無多助之至故也何以驗之
臣聞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敵人反能死敵先鋒
一挫則後殿解散而不前故所戰多不克所攻多不破
使其同心協力犯難忘身悉效敵人之死敵則彼未必
敢深入也雖然三軍之不同心者失人和也人和所以
失者不能明賞罰也臣願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
封者亟封之有勞當賞者厚賞之仍於將帥之中摘其

尤拔其頴者倣唐之制爲凌煙閣命畫史圖形於其上第其功之高下而次之又命詞臣賛美之仍乞陛下親灑宸翰重加襃美恩澤其子弟旌表其門閭使光耀於世以爲榮觀如是則羣臣皆知陛下明斷有功者見知而說而又不吝爵賞以酬勲績異時或有驅策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欲乞陛下專委監司郡守多方計會金穀於所部州縣出厚賞廣募强勇果敢之人以足軍數預備不虞緝脩屯營以安其居處出給衣糧以

禦其饑寒修車馬備器械訓練於無事之時以防倉卒之變蓋諸路屯軍名存實亡較之祖宗之朝十無四五今又起而禦戎州縣為之一空使宇内廓清遣歸所屬則死亡散徙又不知數矣臣故願陛下以招軍為先務況所有禁軍原係保護王室為敵所敗其數亦差減若不速募精兵以補所闕則臣恐鄰國得以窺其隙矣臣愚又欲乞陛下掃蕩之後遣良將於西北之鄙控扼敵人唉衿僥唐舊制開軍府以捍衝要因隙地而置營田

或易民田而為之復募其土着之民强勇有力者使之屯聚携子孫而家焉析其田而耕之每屯募兵百人與田五十頃又給粟食以為耕種之資所収之粟悉令與之仍不斁其每月度支錢每屯以一右職掌之因農隙而使之講武則人無不奮力矣與其蹈蹂於敵人之足孰若與吾民為耕食之地敵人知其為農而不知其為兵知其能耕而不知其能戰則茍有變起屯田之兵必能家自為戰人自為敵以護其營田而力加强悍矣又

乞依法屯兵以為邊備則敵人必不能入寇也此臣所願陳者三也臣又聞馬者兵之強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徳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議者謂漢唐以来唐馬最盛天子又鋭志武事遂弱北蕃臣聞祖宗之朝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其

蓄養之法撫御之方亦盡善矣其後蔡京柄政玩弄綱紀徒崇尚安濟居養之虛名而罷廢招軍買馬之急務蠹耗國用慮不能給反以市馬之貨而易珍寶玩好之物故承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中國素號甲兵之盛反不能及敵人鐵騎之勇其禍實原於蔡京三尺孺子知京之名者亦切齒怨之雖梟首暴骨以謝天下滅族削跡以快人意猶恐其不足也臣愚欲乞廓清宇内安撫黎元即下詔委河北河

東監司選擇近西北郿田野平夷可以與作牧養之地
遵唐舊制創為八坊每坊以右職兩員為監牧於鄰近
運漕茶貨收歛鹽酒課利以充市馬之資仰監牧官多
方捜買西北良馬以多為貴盖馬生其地則習山川之
險阻而可用仍乞重立賞罰不許受人私託買馬應馬
纔入境即委守邊吏具數申樞密院又令諸坊季終申
奏所買到馬數復以邊吏所申之數驗之則知其馬不
耗散於人間矣或監牧受權貴之私以駑駘之馬而易

之則許人陳首又於其坊左右前後以官田易民田二百頃為芻秣之地又依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之如是則馬盛而兵不乏矣或民苦官田遠而不願售者給時價償之無奪民田也仍乞以此意諭於民曰國家以所廢田而養馬非奪民食也特欲捍侵侮之虞安社稷之計使汝等全生樂業無擾攘之患耳則民心忻然而從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賞遇之禮優於他職功勤既著蕃蓄有加則别議旌酬如是

則臣將見馬戚於唐西北之勢無患乎不弱也此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太宗斬張藴古旣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徹樂減膳之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常刑雖不可廢恐弛民之禁而致亂然刑期于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寛平為尚

涖獄者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尚當重審覆奏而慮其有失刻夫搆陷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怒毒流天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涖獄之官贓汚不廉受人之私而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姦胥猾吏從而挾勢肆為蠆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嚴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涽其奏成飲以毒藥者有之或犯强盜偽印之類獄吏即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教其牽執富民固有訟一事而羅

纔數百人入獄者有之或挾仇讐而遭鞭笞者有之或
恃酒肆很而暴虐者有之或爲人陷穽吏復賂而擠之
者有之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數百千少者
亦不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貧者輕囚反重其或
詞人才士身在貧羸不幸罹於憲網藉手無金難以求
活則雖挾伊管之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不過
坐待其斃而已嗚呼天下司獄易地皆然聽訟者本以
理民之冤爲人搆禍反受困辱抽腸擺舌於呻吟之間

不至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豐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史稱其仁唐太宗以寛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録囚徒閔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臣以是知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而使德澤流於無窮也今之獄吏暴虐太甚一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

也父子兄弟生致離散悉歸怨於國家以謂不能選賢
涖官故罹此禍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日
之難豈不原於怨氣所致歟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
革絶此弊專委憲使痛懲獄吏應州縣涖獄之官有受
贓枉法而陷殺良民者並乞處斬應獄吏挾私而陰殺
人或受贓一錢以上者亦乞處斬民受其屈而憲使不
為按察者許實封投狀于觀察使仰附遞以聞蓋自古
致治之君以德化而誘民以刑法而絶吏然後能收威

柄而立治功況今衰亂之後姦生詐起其風滋甚若非嚴刑峻法以懲獄吏則其弊未易頓革臣觀陛下詔旨則視民如傷惟恐其失所獄吏之弊想未知耳伏願陛下俯察臣言惻然矜憫大加恵愛速與革絶庶使無辜之民不死於獄卒之手則天下幸甚臣觀唐玄宗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以此知獄吏所以

誣殺良民者守令姦贓不能奉行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賂多以庸猥之人而為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實在陛下若能效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則民不罹此苦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臣所願陳者五也臣又聞唐太宗覧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臓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臣以是知明君賢主以仁

化天下作爲刑書者俾民知所避而已不幸而犯於此則無可奈何又豈切切然擠民於死地哉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死者多矣試舉其一二陛下當以生靈爲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横貧者以匱乏而受困苦皆緣蔡京在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又復因此而斂財於已故庶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斂又復減價而鬻產甚至斂穫纔畢執契行貸富者掉臂而不顧逮

其為人督債又復減租税而求售固有買一頃之田不能象二十畝之税者以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故產去税存者官租無由而贍有訴于官乞為退割則吏復受賂不為施行縱或退割未幾又為富民計議暗退還之洎其二税不輸官吏催捕私為囚獄刼其衣食茍不如欲則羈係縲紲艱苦萬狀或時丁溽暑因被腥蘗寖以成疾於是死者相枕不可以數計皆臣目擊之也有司雖知而恬不憫察憲曹雖或行空文覺察而終不能去

其害嗚呼此乃產去稅存而致然也初未甞有犯於國憲也臣愚欲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遣一人廵歷州縣暫借僧寺為均稅司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攤得產戶或有薄產而稅多者亦有量坐外餘者均之及天下富民多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許自陳歸正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充賞外並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坐外餘者並同編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營運錢亦乞委均稅司召集人戶

依實指證重為推排如後有科需仰自推排籍日為始庶幾民無怨苦之聲或吏受賂而均稅不當者亦許人陳訴仍均稅之後有過割稅租者要到官親入認狀庶免暗坐之弊如是則租稅均而輸納易無辜而被囚者無有矣臣又嘗念天下之民為螻蟻之寇鼠竊狗盜即妄訴于官以為强刼或失火而焫其廬舍則挾仇敵而訟人以為放火有司不復體察即行根捉巡捕官希覬爵賞不究虛實擒捕無辜囚于狴犴又委獄吏痛加鞭

笞勒其必承診是而死于獄者多矣或以案成慮有後言貪其賞而飲毒以殺者有之或不與之食而餓死者有之故州縣巡捕之官殺良民而取爵禄者恬不知恥至有監司郡守因民陳訴而發摘者又受巡捕官賄賂而罷議此亦臣親覩之也臣愚欲乞陛下督責憲使常切覺察巡捕官復循前軌殺良民妄冒功賞者即與先斬後奏蓋今日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寬守之也臣所論二事皆民間屈抑之大者雖斬妄冒之人首領

未足以償天下之憤安有仁君在上而肯殺無辜之民耶堯舜禹湯忍爲此耶羣臣知此而不告則不識待陛下作何主耶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又聞漢高祖初定天下躬神武之材行寛仁之政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黥布並著所以長有社稷也臣竊聞比者朝廷得爪牙之將領熊羆之士掃蕩邊塵捷音屢報于天閽臣於是喜而不寐然臣伏願陛下明鑒高祖之用人使

文武相配共圖治功則萬世永賴臣愚欲乞國家倣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太學等無似上皇時徒為文備不求實效伏乞陛下明詔諸路有知兵書習武藝善謀斷籌畫通達古今縱横辯論者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仍乞立法各因其長而收之無拘一律也又乞依三舍之法而升黜之月書季考擢其才能者而官之臣將見號飛將軍而稱智囊者多多益辦矣臣又聞以蝸蚓之餌而垂海者不足以得吞舟之魚則道足以

挺儒林德足以抜流俗廣聞强記而恥為章句儒雄材
大畧而不就科目選者有之臣愚又欲乞國家設德望
科仰諸路有鄉閭孝友信義廉恥通經史有智謀者許
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年令一州
舉一人仍乞重立法禁絶權貴交結私舉之弊無以頃
時舉八行之人有廬墓而生子者亦有不從父母之命
者如是則徒以德望之科為仕路捷徑而人材無益於
國家其有州縣所薦至之人伏乞陛下親策于庭問以

古今考以時務試以才斷有卓然不羣者拔而用之則有德有行多聞廣見者藹然出矣臣又竊觀豪傑之士亦多結髮僧俗忍饑讀書若九經庫若五總龜十史泚筆而待千言占口而成者有之然不羈之才高世之俊非以大科不足以搜羅天下英賢臣又欲乞依祖宗舊法設賢良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試其黜陟自有成法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于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皆有弊彫篆相夸

組繪相侈尚以誇世而取寵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後能言說堯典二字而有十餘萬言荒唐虛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得人則孰若去經義而取詩賦蓋自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該古今務為黄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實録至於歷世興亡治亂例以為祭終之芻狗雨後之土龍而畧不經意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耀者不過盜竊古人緒餘置齒牙間採數寸之

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之長以歆艷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笥之儲一日有尾注之巧者紛如也問之以前世興亡則茫然失措而面頸發赤甚至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不能知者蓋彼其所藴既不厚則發為文章必不汪博所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持操故自革科以來朝廷大臣抗節不回忠言謇謇赫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幾希詞學兼茂使後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身肯死國難者幾希沾沾小人奴顔婢膝

炙手權門以求速達者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人入寇
朝廷之上肯奮身而與國同難者惟李綱聶昌兩人而
已其次范訥輩而已至於耿南仲吴敏李邦彦之流徒
能敗我國事智謀何足取哉比者金兵再起聖詔懇切
搜求忠義臣以布韋之賤不食國家寸禄尚能懷忠感
憤欲效栢耆乞天子一節持入北庭掉舌下之願殺身
以安社稷惜哉州府未能發奏故使臣忠義之氣無由
一吐至於以經義取高第而享爵禄者反視國家之難

如越人視秦人肥瘠而不加喜戚於其中甚者差以運漕尚且畏憚而不前規規為全身計況肯當鋒鏑以立忠誼耶臣以是知敵騎縱横而未能風驅電掃者雖本於脂韋輩不足以立大事抑亦經義科非所以得豪傑之才故也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覧往古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夢寐亦能記録況其醞藉瓌偉則英風鋭氣無施不可故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

準丁謂韓琦輩肅清邊境則有王韶鍾傅
決策運謀則范仲淹韋得富弼呂惠卿之流是也抗章
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修及宋
郊兄弟則功業之外職於修史者也楊億王安石父子
則政事之餘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徒則詩
高于天下黄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之盛未易
縷數然其間文足以拔英躔而驚翰苑武足以奉王命
而挫敵威持鯁諤之節而敢言奮忠直之志而犯難章

章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求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者可以兼經義而得之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學必不廣矣今之學者必曰我能窮理盡性觀祖宗時文章理何嘗而不窮性何嘗而不盡況此特可為畫餅之虛名而不可以為經邦之實用則二者優劣較然明矣臣竊聞朝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臣以是知其特欲明一己之私見而外天下之公議不過爭權怙勢互相詆

毁不為社稷計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内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海内富庶四夷咸賓浸淫貞觀之風者盖以詩賦而得人耳迨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踈讒諛並進溺於遊燕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以安禄山哥舒翰為爪牙病生於心腹而不知禍起於蕭墻而罔覺一旦豺狼為患尚且心醉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讒諛之賊故罹此禍豈詩賦之罪哉臣知為此語者特腐儒

不通變耳特背公而營私耳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仍所問之策禁絶虚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爲後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謀斷者則臣將見得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於熙寧之初矣陛下若能奮發睿斷用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虎臣德望足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義革而博學之士至矣朝廷乏人臣未之信也陛下今日縱爲權臣詆毀而不用其策然

他時經義不足以得偉才亦未免用臣計也與其追用於己事孰若決行於未然幸願陛下裁之然科舉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為陛下縷陳之盖比年科舉多為富兒貴族於詔旨未下之日預以金帛交結出身之官又復賂監司必差此官以赴本州考試固有得問目宗旨以歸募文士而預為之者有得成篇以歸俟入場而寫之者有得一古字三塲通用為㸃記者有與主文故舊以平昔所講之題而問之者有主文受其賂自斷決

得復賂才能之人而成其文庶使不辱於選者甚至考官之来有求見於道周旅邸者有受燕于舉子之家者有携侠客而来隂求賄賂者其所差封彌謄録之人又多受豪强之賂預録才能之士姓名與之慮其軋己於封彌處隂爲之記或復尋而㨔者有之或投於井者有之或節其文詞使讀之無叙者有之封彌謄録官又徒備員而不覺察故空號禮闈之嚴有司以歌酒自適殊不以考較爲慮洎其及期則除私取之外不過收拾文理

合己意者足其額而已故前期十日而其名已達於外者有之臣嘗求中程試之文而讀之其間未必皆無病也或昧於古今而以漢為唐者或不通經旨而誤引證者或全録前輩時文者或使故事而誤其姓名者或以神祖而為祖考者綴緝不根之語而不荅所問者色色有之致有士人指考官受賂之汚擿舉乎謬中之失而訟于有司則上下互相掩覆不為體究故與其選者人不以為榮或素不知經而識字有數者有之或能誦時

文而不知經史者有之或塵垢齷齪而言語無味者有之或屠沽博奕輩而誤墨成蠅者有之此皆緣賄賂不公考較無術故也嗚呼祖宗科舉之法本欲網羅俊彦其弊至此不識得若輩可與圖治耶至於孤寒之士棲遲乎道藝之域休息乎編籍之圃博覽强記好古有素談經可以重席下筆幾於有神者反以空囊敗橐無為先容遂爾擯斥者紛紛藉藉甚至有知其必不與選不能與羣輩較短量長於是遁職高卧而不就試者有之

此非科舉之法不公也有司受賂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之語而能為空文者一人而兼數人故也故凡士人將就試則預採時文膾炙人口者以經意分排門類每一門撰義數道俟其入場即以所問之題而參合辭意相類者依本謄録謂之逆題或預料有司所問之題而撰成全篇至有五篇皆備畧不措意者況此革科以來每一義題兩學前後傳寫不啻數十篇者有之其辭意不出乎此有識之士不欲襲蹈其迹或穿鑿而為曲

說後進無識者或全録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究至於糊名一判則濫進者悉皆與榜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也若選以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蓋詩賦不可預成縱可料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事實而已其聲律逆順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己猶且不贍何暇及他人哉臣愚欲乞陛下察臣所陳垂憫孤寒之士無負其稽古之勤嚴降詔旨痛懲此弊應今後科舉有考試官受賂挾勢而私取人者許士人陳訴監司考覈得實者悉同

受枉法贓坐罪仍禮闈取士一切法度乞行嚴察無襲前弊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此臣所願陳者七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者皆縁冗食之民衆而無補之費多故國用乏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陛下明斷一切冗食而無補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餽則養兵有糧而無餽乏之患矣臣竊見上皇為姦臣誤國壞亂綱紀漸次陵遲欲去前非尚頼陛下振而起之革而新之則功業昭著而規模宏遠矣若規規於仍舊貫而不能

因革損益則天下何望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盖上皇所以下罪己之詔而禪大寳於陛下者亦知其為姦臣誤謀法度隳廢無以支持誠欲陛下為振其頹綱而已或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者此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也臣謂方今法度有不便於民不利於國者當一切更張之正孟子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是也臣所謂冗食而無補者何也臣觀天下神霄宫實國之大蠧此亦蔡京王黼誘致姦黨共以

妖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宫脩飾華麗所費不貲四時祭
醮又蠹國用謂之知宫者不過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
酒茹葷不修身檢恃崇道之勢而動與士大夫為等伍
肆為姦贓陷於憲網者有之求其精虔祝壽者蔑如也
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況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
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宫中者其意安在哉此
蔡京欲為王莽之簒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化上皇而
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讖也又況天子所都者大梁

四海九州莫不賓貢于此今遍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宫是亦蔡京欲兆各據有一方之讖也祖宗之朝肯爲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爲此乎然則今日所以亂者未必不兆於此也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去所有知宫道衆各令還原觀仍給還其宫與原住僧改正寺額所有儀像乞移於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陛下不欲毀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今日之難如此欲安我二百年之社稷則豈宜以一己而

妨天下之大計哉此特土偶人耳毀之無傷乎上皇之
盛德而足以成陛下之大功則毀之亦無害也所有神
霄宮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
數人而已況不能與國家之緩急徒使之斂財於己以
為私計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令拘守其田立課召民
承佃所納稅租及宮中見存養之糧悉充兵儲又籍沒
天下宮中供器亦可以為養軍之用實良策也臣又觀
天下應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而養僧不逾百員者有

之故凡諸路大禪刹多者為姦猾之僧賄賂監司郡守而求住持酣酒嗜肉而不為焚脩者有之營私殖財而不養僧衆者有之狂猘優倡而不脩戒行者有之故每住一刹則斂國家之常住以為親戚之私藏者比比皆是臣愚欲乞陛下詔諸路專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行數目禪刹則契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没入官所有税租即量坐之其田亦募民耕以所納租為軍儲與其為猾僧計會之

餘則孰若為養兵供餽之費所有道觀亦乞依此法仍
天下諸州國忌齋錢欲乞罷之國忌日令禪剎自備齋
食則計天下一歲之所省亦不輕矣願陛下無猶豫也
臣又聞禄者所以代其耕也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
常禄其所任之處又或有職田之俸君人者一視而同
仁則均有之可也今又或有或無而不均或多或寡而
不一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處悉皆罷
支所納租米乞充軍儲陛下能用臣三計則倉廩實府

庫充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傾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兼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專己者狐拒諫者塞狐塞之政亡國之風是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之木開言者之路來天下之策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臺諫雖卑實可與宰相等何則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發擿有過百僚震恐莫敢爲非義者實有頼於此葢御史臺爲朝廷之紀綱臺綱正則朝廷

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矣臣聞頃者蔡京專權懼人議已

之失欲掩上皇之聰於是所舉擢而進者多其死黨阿

諛順旨共成姦惡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

諫官久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苛吏繇役民失

農桑之時獄官深刻民受誣殺之辜守令奸贓殘民害

民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陰懷叛

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為上皇言者浸深日久遂致

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奸計屢敗未至篡國而已嗚

呼臣聞去年春金兵初起邊臣告急奏章累至蔡京父
子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寳家自爲備在朝大臣亦皆作
去計畧無一分捍禦之意直至金兵漸逼乃始奏聞此
臣得之於陳東書也臣始讀之不覺掩卷浩歎國家何
負於大臣乃爾耶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豈虛言哉
既而忿氣拂膺恨不能仗劍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
未足以快臣心也臣亦知其所自來矣葢本於不能擢
臺諫之臣使常言天下之得失故至此耳尋後竊聞陛

下優選忠誼之士以任臺諫之職臣知黎民赤子之幸也於是洗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試以觀國家之得人想望風采爲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紜細碎未有大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禄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謫而不敢言爲權臣抑塞而不得言耶以謂太平而無可言則干戈正此紛揉蠻夷尚未賓從政事風俗浸已不振祖宗法度廢而未舉四海俱無歡聲萬民悉有變色天子未必皆善大臣豈能無

過非可謂之太平也若欲保位持祿而不肯言則未得位者當修其辭既居其位者當死其官如其為身謀盡亦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乎豈可為一己之私而廢天下之大計耶若謂畏罪謫而不敢言則明主不惡切直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折檻而呼顧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遊者果何人哉身在諫職則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矣豈宜畏罪謫而緘口耶若謂權臣抑塞而不得言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置笏于地而求退者能使上斂容而謝者其誰歟言路既塞則高飛遠舉為赤松遊可也不然則嬰逆鱗而干斧鉞之誅可也何苦畏權臣不敢直諫我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陛下也不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廷諍如王陵者乎有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刎血汙車輪者歟有出行避驄馬者歟臣知其必無有也蓋天下之士多能載於空言不能見於行事往往在布衣時則能忠言直諫雖犯主之顏色而不

辭及其處之以諫諍之職則保位持祿殆有過於阿諛者矣嗚呼此輩何足算哉使臣見之當唾其面而大辱之臣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今朝廷之上謫藉之中布衣之列豈無其人耶陛下茀明鑑而博採之又乞立法應摧臺諫官雖宰相遴選陛下必親策于庭試以十事五事評往古之成敗于以觀其所學五事問權臣之得失于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若復以柔顏軟語妾婦相者為比則臣將見大臣擅權綱紀大壞

又甚於前日矣臣聞呂元膺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謂如何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懲艾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已雖一人之直尚不遺棄必置之左右而不使外任臣愚欲乞陛下每用諫臣悉以古爲法大臣朝見議政事臺諫官得隨進

與聞仍許臺官退而辯論可否以陳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灑宸翰榜于朝堂昭告臺諫各宜以忠誼自立應天下之利害朝臣之善惡政令之僻違紀綱之當否敷陳彈奏不宜隱情庶使嵌巖遺逸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於是戚戚然動其心哉哉然纓其冠而來游于闕下願進其謀謨以致君於堯舜納俗於成康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下禀之以為令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皆欲其

盡臣子之禮而無敢怠慢也嗚呼古之委身而為臣者雖遣之赴湯火冒矢石亦犯難而竭節況夫宣布詔令以告于民用心不勞而用力不多者其忍違上之命耶臣竊見比年以來州縣之官施為不法以受賂營私為良圖以奉詔卹民為餘事朝夕所以念念不過燕遊而已酒色而已財帛而已為子孫計而已曷嘗以理民為務哉至於國家頒詔本欲使天下士庶悉體聖意以布德化奈何守令非人略不奉行者有之甚至其言微有

被及於州縣之官則匿而不示遂使天子德意無由下達故人心携貳事罹艱苦又歸怨於上蓋頑民悍俗不知天子本有恤民之深意而守令不能奉行徒為殘賊耳欺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寛大之詔屢下然州縣官吏前弊未革亦不過掛之屋壁徒為文具而已初未嘗見其遵行也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木鐸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民矣然則先王

號令必使家至而戶曉之故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
舞萬民者號令乎臣竊觀方今詔旨之下則所知者惟
官吏而已或詔下逾年而民未及見者何其風俗衰薄
不足以望古耶此非國家之罪郡縣無良吏致然也臣
又觀之抗勅命者多矣特上下相蔽而無肯發擿耳臣
愚欲乞陛下痛責守令應詔書到日即頒于庭以示百
姓仍存問緩急悉令於要閙之地書壁曉諭庶使有目
有趾者皆得以仰觀聖詔之懇切而知天子有軫念之

勤則人人思奮忠誼矣仍乞督責守令應朝廷有改常憲禁絶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者即與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壅乎不宣布民情無由而不說服矣此臣所願陳者十也臣所進三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爲切要然其間觸權臣者有之忤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于臺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茅之士露布上書遂至誅死臣區區不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願以身而安天

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以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
說金主而使之內附臣當時若有此行亦必烹於鼎鑊
既而此志不遂而猶敢以三書干瀆宸聽者臣知天下
大利害皆備載于此而無少遺使其言得達于陛下而
萬民受賜則臣雖死于朝不辭也臣願陛下明斷必用
臣計則非徒朝廷安天下之民舉安萬一權臣嫉怨指
臣為狂生則乞陛下集朝臣而問之或臨御樓呼行道
之人問之召京城耆老而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而

大臣之言為忌進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為陛下獻陛下用臣之計而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輝含笑入地無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願蓋臣以寡援之身必死於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雖微賤能鯁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果辱陛下恕其狂妄則臣尚有骨鯁之言當進天聽豈不

能裨補國家萬一惟陛下裁之

歴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三